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部与水共舞史诗

——从芍陂、月坝到引江济淮

高振中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五季) 征文

在寿县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从芍陂、月坝到引江济淮工程,串联起从春秋时期到当代的治水历程,堪称一部鲜活的“水利教科书”。

芍陂(Qùè Bēi,即今安丰塘),位于安徽省寿县以南,由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孙叔敖主持修建(约公元前6世纪),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大型陂塘蓄水灌溉工程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与都江堰、漳水十二渠、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2015年,芍陂与四川乐山东风堰、浙江丽水通济堰、福建莆田木兰陂一起,被成功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极大提升了其国际知名度。

芍陂是古代陂塘水利工程的典范。它巧妙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高、北面低的地形,修筑长堤(陂)拦蓄河水,形成自然蓄水区域,再通过闸门和渠道系统将水引向广袤农田,开创了“陂—渠—塘”串联的灌溉系统模式。其巧用地形和人文条件的设计,从堤坝修建、水门设置(如著名的“水门三十六”),到水位调控、渠道分布,均体现极高的工程技术水平,代表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成就。

芍陂的修建,奠定了寿县作为“江淮粮仓”的农业基石。它汇聚大别山区流下的水源(如淠河、龙亢山水等),形成巨大人工水库,通过精密渠系网络灌溉寿县周边大片农田。“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的运作方式,既保障旱时有水灌田,又避免水多成灾,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多重功能,影响绵延两千余年。

芍陂还推动了区域开发,缓解了淮南南岸常受的旱涝威胁。原本易遭灾的

土地,因芍陂灌溉变为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极大促进了江淮地区农业开发,使之成为楚国重要的经济腹地和粮食生产基地。历经两千多年沧桑,芍陂至今仍蓄水约1亿立方米,灌溉寿县境内近70万亩农田,是名副其实的“活着的文物”。

芍陂在军事上支撑了楚国霸业。春秋战国时期,粮食是战争的命脉,芍陂灌区稳定高产的粮响,让楚国能在此屯驻重兵,为楚国北上争霸、东抗吴国提供保障。寿县(今寿县)成为楚国最后一座都城,其战略地位与芍陂的粮食供应密不可分。

寿县地处淮河流域,地势低洼,历史上饱受洪涝灾害。月坝的建造与芍陂共同构成区域水管理系统,为保护古城,需一套既能引水灌溉、又能防洪排涝的精密系统。

明代万历年间,为有效排泄城内积水,在宋代寿州古城墙内的东南西北方位,城墙根下约0.8米处,修建了长约50米的涵洞(排水口)。涵洞内设有双向自动启闭闸门,可根据城内外水位差自动控制开合,既能排内涝,又能防倒灌;当城外洪水水位高于城内时,城外水的压力会自动关闭水关闸门,防止洪水倒灌;当城内水位高于城外时,城内水的压力会冲开闸门,排出积水。整个过程无需人力操作,是极其精巧的涵洞式城防排水系统。涵洞上方修建有高大圆筒状竖井,井口与城墙顶部齐平或高于城外洪水水位,人们可从坝口下去清淤,即便在洪水期间也能操作,解决了传统水下涵洞难以维护的世界性难题。

月坝确保寿县古城在历史上无数次大洪水中“金汤巩固,池水不盈”,既防外洪,又排内涝,使寿县获得“铁打寿州城”的美誉。月坝上“金汤巩固”与“崇塘障流”的石刻题额,点明其“固若金汤、屏障洪水”的核心功能,是古人治水思想的直接见证。最令人惊叹的是,从宋代至今近千年来,1954年和1991年寿县古城遭遇特大洪水,水位线淹过城门,当地人常幽默地形容“坐在城墙上就可以洗脚了”,但城内无积水内涝,居民生活如常。如今古城东门、北门仍有当年洪水围城水位线的刻石记载。

这种历经千年仍能实战的能力,在全国绝无仅有;月坝也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极少数仍在原址持续发挥原初功能的大型古代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城市防洪史的“活化石”和“活着的遗产”。寿县古城的月坝,凭借无与伦比的系统性、科学独创性及穿越千年仍能实战的惊人生命力,当之无愧位居全国同类月坝顶峰,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不朽传奇。

新时代的引江济淮工程,是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重大工程。寿县正处于这条跨流域、跨省区的战略性调水工程的重要节点位置。国家水利工程再次青睐寿县,将对寿县发展产生全局性、历史性和战略性影响。

引江济淮工程首先解决了寿县水资源短缺问题,保障供水安全。工程直接从长江引水,注入寿县湖、河水体,为寿县提供稳定、可靠的外来水源,彻底改变寿县依赖天然降水和本地水资源的被动局面,奠定坚实的水资源基础。同时,工程还提升了寿县防洪排涝能力;在疏浚、拓宽原有河道的同时加固堤防,完善防洪体系,强化寿县应对特大洪水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结束了安徽境内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不直接通航的历史,构建起一条平行于京杭大运河的南北

向水上运输“黄金水道”。工程在寿县境内建设东淝河船闸,打通连接淮河与瓦埠湖的航道,意味着千吨级船舶可从寿县县江达海。寿县由此从一个内陆县城,一跃成为连江达海的水陆交通枢纽,进而带动产业发展,改变经济格局、提升区位优势,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振兴注入前所未有的强大动能。

寿县是中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天下第一塘”芍陂遗址、保存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和月坝,如今又有引江济淮工程为历史水利工程注入新生命力。这里浓缩了一部从治理一隅之水到调配流域之水、从保障农业生存到服务综合发展的中国水利发展史,无疑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研究水利科技史、文明发展史不可多得的活态遗产和经典案例,彰显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治水智慧与文明自信。

目前寿县正在全力创建国家级旅游示范区。我多次到寿县参观采风,感慨古城旅游业蓬勃发展,人文景观内涵丰富,假日游客熙熙攘攘,历史古城焕发青春。我曾建议:利用寿县麻纺厂锯齿型厂房(这也是全国古城中独一无二的建筑),将芍陂、月坝、引江济淮工程等重要节点位置,通过“全息投影数字沙盘”,以光影变幻等形式实现古今交错的场景再现,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针对中小学课外游学,可通过现场手工制作豆腐、智能演示淝水之战场景,帮助学生留存历史记忆、增强动手能力、学习科普知识、丰富研学内容。此外,寿县还可与清华大学、河海大学等国内顶尖水利专业高校合作,建立博士、硕士研学基地,进一步挖掘寿县“与水共舞”的内涵与底蕴。

通过这些举措,既能吸引八方游客、丰富旅游体验、增强文化自信,又能增加旅游收益,将慕名而来的旅客“流量”,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留量”。这座拥有26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这部活色生香的“水利教科书”,必将成为闻名世界的“与水共舞”旅游城。

□诗 歌

归途织梦

程咏豪

这些钢铁铺就的纹路
像大地上镌刻的诗行
它们延伸着,蜿蜒着
将山川与村镇编织成一阙长歌
曾经的泥泞小径
如今已是坦途
列车穿行其间
带着梦,也带着归期
车轮滚过的每一寸土地
都回响着时光的呼吸
那是万双手凿开的隧道
那是无数脊梁撑起的桥梁
我看见钢轨在晨光里泛着微澜
像母亲额头细密的纹理
它们承受着重量
也承载着温柔
窗外的景色流转不息

从荒芜到繁华
这一路的变迁
恰似翻阅一册厚重的典籍

列车载着归人
也载着希望
那些在他乡打拼的身影
终能在这钢铁脉络里找到回家的方向

每一段铁轨都有它的记忆
记得风雪,记得骄阳
记得那些挥汗如雨的面庞
记得那些灯火通明的夜晚
而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疾驰
速度快得让风都追不上
却依然能感受到
那份连接着过往与未来的温度

□散 文

在箭道巷品尝老芦集绿豆圆子

赵鸿冰

人生在世,总要热爱点什么,比如美景美酒美食。这种选择和热爱,在寿县古城新打造的箭道巷美食街区就可以实现。

在寿县东街寿春镇总兵署西侧50米,有一条巷子,高大的牌坊正中写着“箭道巷”三个字。据说,箭道巷的得名与清代驻军有关,当时巷内设有箭场,供士兵们练习射箭,附近还有准提庵。这些都随着时光变迁而烟消云散,了无痕迹。

熟悉这条巷子的人们都知道,二十世纪80年代,巷子里有一家副食品厂、教职工宿舍,几家卖针头线脑的小店,此外就是总兵署西山墙外卖早点的临时摊点。其中吴姓夫妇每天都在巷子里卖豆腐脑,热气腾腾的嫩豆腐浮在碗中,再撒几粒煮熟的黄豆,浇上几滴香油,佐以榨菜,成为附近学校孩子们心中难忘的美食记忆。小吴夫妇也在每天的辛劳中变成了老吴夫妇。

后来箭道巷被城市发展的洪流裹挟,改造为建筑古朴典雅、两边带有回廊,路面宽阔笔直的新街区,赋予文玩、书画市场的功能。但好景不长,由于学校迁出城区,昔日人声鼎沸的箭道巷又回到灯火寂寥路人稀少的境况。

2024年以来,当地因势利导,重新定位箭道巷的功能,提出“食在老寿州,味在箭道巷”的口号,引导经营者到箭道巷经营特色美食、地方小吃。借助文旅融合的东风,举办寿州美食争霸赛、世界旅游小姐寿县长桌宴等活动,让箭道巷美食一条街的美名不胫而走,充满烟火气的美食聚集地吸引了合肥、淮南、六安、蚌埠及长三角地区的游客纷至沓来,游古城,品美食。

十一长假的一个清晨,我提议老伴到箭道巷吃早点。远远就看见一家新开的店铺,门前摆满了鲜花和象征生意兴隆的“大麦”,门头上是“老芦集绿豆圆

子”几个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回忆小时候家乡的味道”。我招呼老伴,就这家了。

老芦集绿豆圆子店面不大,前店后坊,只有30平方米左右,南北靠墙两边各摆了三张长桌和长条板凳,收拾得干净利落,墙上挂着传统美食老芦集绿豆圆子的宣传页和传统美食文化相关的简笔画。小金姐弟俩手脚麻利地操持着灶台,并招呼着络绎不绝的进店客人。

我和老伴各要了一份圆子,就开始品尝起这来自潘集区的传统小吃。小金介绍,芦集圆子是用绿豆磨成粉油炸而成,刚出锅时有绿豆的馨香,酥脆爽口,可以干吃。作汤吃,开水下锅5分钟左右,再佐以豆粉、粉丝、粉炸之类,撒上几叶香菜,一碗香喷喷的绿豆圆子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放在我面前的绿豆圆子,从热汤中露出,尝一口,有绿豆沙绵绵的感觉,绿豆的馨香,刺激着味蕾。汤里衬的粉丝凉皮也很劲道。这样一碗风卷云地吃进肚,浑身暖洋洋,顿觉元气满满。

付了钱,走出店门,我发现箭道巷又多了几家新开的小吃店,有杨家牛肉汤、下塘烧饼、羊汤馆,还有一家“食光里”小餐厅……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两岸,食在寿县。寿县地处中国南北地理交汇处,是个包容并蓄的城市,北米南面,东甜西辣,都能找到适合的口味。八公山豆腐、寿春大救驾、寿州粉鸡汤和兰州拉面、沙县小吃、淠溪河糕点都在县城的四条大街和平共处,各有各的买家。丁家馄饨、仇家鸡蛋饼、汪家小刀面、花达卤菜、蒋记盐水鹅、麻鸡凉面,各有各的主顾。

今天,老芦集绿豆圆子能入驻箭道巷,让古城人尝到四十公里外的潘集美食。明天,将会有更多的特色菜、特色小吃丰富寿县人的味蕾!

□随 笔

这一行栾树

李振秀

看到一边开花一边结果的栾树,古城之秋盛大开场了。

每天早晨,我拉着小狗,有时,是小狗拉着我,晃荡在小区,或者是新城区的某条路上,我们一起吹风,一起阅读天地。先是看天上的星月,然后是渐渐明亮的晨光,最后,是路边的树。小狗有心,不忘在树下翘蹄打卡,免得认不得回家的路。

初夏时节,我们见证广玉兰盛大开放。广玉兰一朵朵顶在树冠,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若把广玉兰取名为荷花玉兰,更为形象。后上淘宝网,还真有花树叫荷花玉兰,花盘比广玉兰小,单瓣,花瓣娉婷,比广玉兰的花型小,更显精致,如玉似兰。“大脸”的广玉兰,显得更加雍容,仿佛忘情,如诗人大卫所说,真的要把自己一点一点拆开。诗人懂花,拟人也拟物,只身站在大自然中,挺在万物面前,替万物代言,形容贴切。

每次走在路上,仰脸看着这一朵朵、一树树、一行行,以素白的花容面对天地,心生静气,整个人都被洁白荡涤了一番。若以月光和举灯来比拟这一树花开了,我不觉就身轻如燕,不由自主想靠上去,和她们站在一起。小狗也有领会,突突突,追着一枚广玉兰花瓣,跑出一道闪电般的白影。

玉兰开罢,是合欢的季节。合欢伞状的细碎花冠铺陈在树端,奇香馥郁。花香在前“领航”时,中、高考季也来了,孩子们踏着花香迎接人生的小考、大考,时光紧张又美妙。有一天,等他们长大远离家乡,这些场景都将是最美好的记忆。

人到中年以后,日子过得迅疾,仿佛有一条鞭子在背后抽着,过日子如同赶路。一不留神,漫长的夏季就成了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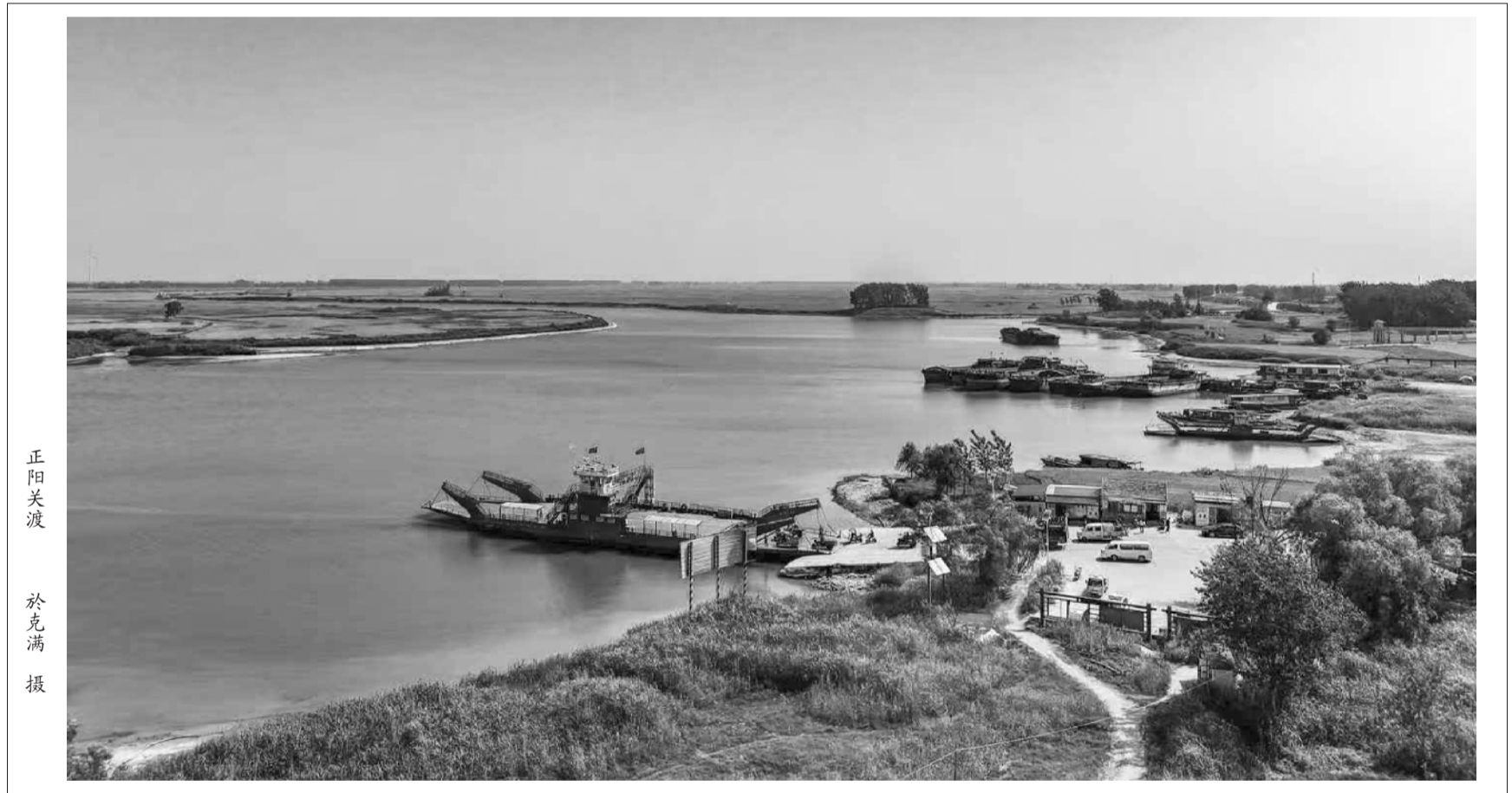
初秋了,小狗七岁半了,它当了我七年半的“书童”,陪伴有功。它的乳牙开始松动,神态轻松又茫然,像我们在路上偶

尔流露的表情。走在路上,喊它,它回头望我一眼,算作回应,然后,低着头,在落花细密的地方轻嗅。哦!地上铺开一层细碎若苔米的小黄花,原来,栾树开花了。在我们不知不觉的睡梦中,风摇着树,栾树花太小太轻,被筛落下来,浅浅薄薄落在树下,是栾树留在地上的花影。抬头仰望一棵棵高大的栾树,它们顶着簇簇小黄花,黄绿相间,起初不打眼,不几天,花落处,就结出了菱形艳红的蒴果。红绿相间,色彩对比强烈,把一棵棵栾树从绿树中“拎”了出来。

九十月间,古城内外的栾树,一边开花一边结果,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游客们在古城墙上游览,东西内环的栾树举着热情的艳果,像身上挂着红灯笼;开张的茶馆,酒馆,牛肉汤馆等隐藏在树荫下,古意裹着新意,一同张灯结彩。这景致引得人不由自主走下城墙,品品古城里的特色小吃,喝一盏茶,生出穿越的感觉。栾树不仅古城有,新城区也有多条道路以栾树为行道树。秋天,有栾树的道路,能从众路中跳脱出来,好美!

《本草纲目》里称栾树为栾华:“栾华生汉中川谷,今南方及汴中园圃间或有之。叶似木槿而薄细。花黄似槐而稍长大。子壳似酸浆,其中有实如熟豌豆,圆黑坚硬,堪为数珠者。五月六月花可收,南人以染黄,甚鲜明。”栾树这一特性,让它逐渐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普适性树木。它同香樟、女贞、无患子、洋槐、玉兰等树木一起,在新老城区,或攒三五棵,或行伍齐整,护佑着古城的四季轮回。

桂香若隐若现地萦绕鼻息,我曾疑是高大的栾树传出香味,其实,栾树只是形似桂花,并无香气。看,栾树正挨着天际线,渐渐与地平线相融,这一行栾树附近,就是我们的家。



正阳关渡

於克满摄

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

——(第二季) 征文——

立冬,是冬的美好序曲。水结冰,地凝冻,告别枝头的最后一片秋叶,淮河大地,八公山林的黛色,渐渐染成壮观而静穆的银白。浅冬结束了秋的秘密与故事,带走了秋的忧伤,褪去了秋的五彩图画,却蕴藏着冬的丰盈与希望。浅冬的风如刮骨寒刀,裹物利剑,将历尽冰霜的修行,从绿衫换作黄衣。具有孝爱心肠的枯草落叶,仍以不屈之躯守护着大地母亲。那潇潇枝条,冷冷愁雨,正悄悄谱写着颂冬的清歌,藏起立冬雪肠冰骨的秘密。浅冬携着冷静的旋律,酷寒的情怀,塑造着天地节令的精髓。它的步伐轻快而稳健有力,以冷峻宽厚的胸怀,将淮河最后一片秋叶像女儿般纳入怀中,存于心灵。淮河儿女爱冬,以冬为友,亲冰霜,敬香雪,冬天早已成为他们的亲昵挚友。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寒天冻地、冰骨雪魂,早已融进淮河儿女刚直倔强的铁骨柔肠。他们对粉妆玉砌、银装素裹的冬,始终怀着热切的眷恋。冬不包装、不掩饰,真实直白地洋溢着诗情,充盈着宁静美好的画意。冰冷令人清醒,白雪让人兴奋。冷酷虽不温柔,亲近近、带铁面孔,却孕育着春风,酝酿着春意。淮河儿女对冬有着天然的厚爱,铁骨中自然生发出敬意,更有绵绵不绝、雷打不动的牵连。

立冬,聆听天籁之音。浅冬序章悄悄开启,北风拂来,像是淮河的低语,沉睡的冬就此舒展纯白的韵律。北风漫步于静谧的八公山林中小径,淮河大地的岁月与丰满的土地,仿佛正亲密相拥、轻轻私语。天地携手吟唱出浅冬的美妙序曲;天空湛蓝,偶有棉絮般的云朵悠悠飘逸,微笑般的阳光洒下柔柔光影,好似上天不经意间抛下的金光碎片。北风穿越树林,时而轻柔、时而凛冽,柔唇轻抚冷峭峭音;若雨点般洒落河面,那叮叮咚咚的清脆声响,像极了楚声汉韵。北风掠过枯草,簌簌鸣声宛若大地的叹息,音韵袅袅,余韵森森,时而狂怒、时而轻舒,交织成际乐章,如淮河人酿造的沉年老酒,沉醉了淮河大地与八公山林。更需屏息静听淮河大地的条条溪流——它们在浅冬的怀抱中缓缓流淌,不知疲倦,穿山林,越谷涧,潺潺溪流声为浅冬注入蓬勃生机与朝阳般的活力。溪流不惧寒,不畏冷,始终坚守亘久不变的韵律,亮开自由的歌喉,边歌边舞边前行。淮河儿女聆听浅冬序章的天籁之音,感触淮河母亲的心跳,静享季节的如约变迁,在美好的浅冬日子里,感受生命的律动、心灵的归宿,以及生命的温暖与力量。这浅冬之美,奇妙无比。

立冬,淡泊寂静安然。浅冬以风的

立冬素韵清歌美

刘文勇

凛冽告别秋。岁月深深呼一口气,风儿立刻刻领神会,急忙从西北拐个弯改变方向,北方的清冷随即紧跟朔风席卷淮河大地。枝头不多的叶片摇摇欲落,飘零的叶片像时光碎片般,喘息着铺满大地,静静躺着,等待雪霜覆盖保护,专候春泥相融滋养。天空云淡高远,白色的世界精妙纯洁,一派纯粹宁静,那高度与气韵,足以包容世间所有的喧嚣与纷扰。稀少的白纱般云零星落落,寂静的天空仿佛蕴藏着玄幻般的诗情。田野空旷寂寥,昔日的金黄已成岁月的念。钻出大地母亲怀抱的嫩绿麦苗,傲然挺立在寒风冷雨中——嫩弱的生命怀揣远大愿景,挺拔地守望家,与大地同呼吸、共抗争。八公山峦隐入冬日云雾中,一抹隐隐淡淡的痕迹,若天宫仙境,似飘渺幻境。淮河大地万物蛰伏,静静等待春的信息,不急不躁,各自默默积蓄力量,涵养真气,要在春天复出时一展身手,与同类争高低、夺风采。立冬静美如诗,岁月安然如歌。淮河儿女在天地的寂静中尽享安乐,在淡泊安然中品味生命真谛,放下昔日的喧嚣与烦恼,感受这份天然的清浅与寂静安然。

立冬,素韵入心清歌高扬。淮河大地迎来秋冬交替,微风细雨中,丝丝缕缕属于冬的寒意悄然降临。一声声寒蛩

的清冷孤寂低鸣,像是不绝的抗争。被冬雨打湿的杨柳枝条,似在细细品味这清歌高扬——那春之蓬勃、夏之热烈、秋之丰满,皆随岁月脚步远去,唯有年华的音符仍在不断低吟。冬来了,生命减去绿色,万物失却春夏,生灵褪去潇洒,只余下那神秘洁白,如梦似幻的世界精妙纯洁,一派纯粹宁静,那高度与气韵,足以包容世间所有的喧嚣与纷扰。稀少的白纱般云零星落落,寂静的天空仿佛蕴藏着玄幻般的诗情。田野空旷寂寥,昔日的金黄已成岁月的念。钻出大地母亲怀抱的嫩绿麦苗,傲然挺立在寒风冷雨中——嫩弱的生命怀揣远大愿景,挺拔地守望家,与大地同呼吸、共抗争。八公山峦隐入冬日云雾中,一抹隐隐淡淡的痕迹,若天宫仙境,似飘渺幻境。淮河大地万物蛰伏,静静等待春的信息,不急不躁,各自默默积蓄力量,涵养真气,要在春天复出时一展身手,与同类争高低、夺风采。立冬静美如诗,岁月安然如歌。淮河儿女在天地的寂静中尽享安乐,在淡泊安然中品味生命真谛,放下昔日的喧嚣与烦恼,感受这份天然的清浅与寂静安然。

素韵美好的立冬里,淮河儿女的每一个人,每一颗心,每一次行走,每一次心跳,都会有高涨情怀的滋长,都会有跌宕起伏的春情绿意,都会有高雅心情的淡然安宁。他们守护着淮河大地的幽远神荒,这份坚韧与恒久,将延续到地老天荒。

冬天来了,春天正微笑着紧跟其后!